



尹西农 著

# 法门寺 地宫 秘闻

125  
325

# 法门寺地宫秘闻

尹西农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许岱

封面设计：唐伟杰

**法门寺地宫秘闻**

尹西农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97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定价2.10元

ISBN 7-5006-1124-2/K·173

# 他用心血浇灌报告文学（代序）

## 简 纲

陕人尹西农，记者，从记者走向作家，专攻报告文学。他的《中国魂》获“十月”文学奖，把奖金全部捐献，大报做了报道。从此，尹西农大名远扬，写报告文学更加上劲。

中国改革的大潮和报告文学大型评奖活动的“中国潮”把尹西农推向创作高潮。他的得意之作《法门寺地宫秘闻》尽管没有得奖，仍不失“中国潮”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产品。两年以后，《中国窗》出版，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册子在首都人大会堂举办的首发式。尹西农一发而不可止，怀抱大计划，为继续完成“中国系列”报告卷的浩大工程跑采访、爬格子，焚膏继晷，身上掉肉、如痴如魔，在所不辞。尹西农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站在珠穆朗玛峰看地球地球仍是平的，站在月球上或人造卫星上看地球地球才是圆的。他追求登高望远、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竖子不可寺其志也。

正由于此，他不满旧作，尽管《中国魂》、《中国窗》大气磅礴；正由于此，他为《法门寺地宫秘闻》落选而抱憾不解。

《法门寺地宫秘闻》还有《秦公一号大墓之谜》等作者

命名为“考古报告文学”的几部中篇，确是追求高境界、力图站在历史的“月球或人造卫星”上俯视加透视的精心之作，信息密集，历史容量大，考证有据，旨意深邃，趣味高雅，经得起耐心咀嚼和反复味玩。

这类作品，大处着眼，小处着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古今于须臾，集新闻、历史、考古、文化、传说、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身；文、史、哲三位一体，真、善、美相得益彰。容我不无夸张之嫌地说，就我阅读所及，一部《法门寺地宫秘闻》紧扣一个“秘”字，说尽法门寺千古风流；一部《秦公一号大墓之谜》紧扣一个“谜”字，穷尽地下历史之奇。

一切一切的“秘”、“谜”经过饶有兴味地渲染揭示之后，作者向大睁神奇双眼的读者发出哲理性的慨叹：“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同中国先秦时代同样伟大灿烂的古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文化不幸中断了，伟大的古印度帝国自从雅利安人侵占后也不幸中断了……唯有中国，从秦一直延续到今天！”巍巍中国悠悠历史灿灿文化眷眷情思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西农告我，据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法门寺地宫考察和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作的专家韩伟阅读了这两部中篇后得出结论说：“可视作报告文学领域里精采独到的考古学术论文读之。”这是相当高的赞誉。

《西周鑿鑿编钟》也是“考古报告文学”中的一篇。一桩编钟盗窃案的穿插，衬托得稀世的超一般的无价国宝的命运扣人心弦；“八道贩子”窃宝出海终成憾事，令人扼腕唏嘘不尽。尖端的文献价值和极强的可读性，成为一部得以广

泛流传的、大雅而俗大俗而雅的、雅俗共赏的文学报告。

要是说尹西农的一些作品如《黄昏颂》、《猫儿洞旋风》等经过不多的口头采访即可完成的话，那么，从1986年完成的《秦公一号大墓之谜》到1987年完成的《法门寺地宫秘闻》，再到1988年完成的《西周饕餮编钟》，就不是三五次口头采访能够如此洒脱、通今博古、游刃有余的了。为写《中国魂》，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渡过近百个日日夜夜；为写《中国窗》，他深入珠海经济特区长达年许；为写《秦公一号大墓之谜》，他用每天下班到次日早上这段时间，十八次奔赴凤翔古原，查阅浩瀚艰涩的史籍，写下数十万字的笔记，每天照常上班不误；为写《法门寺地宫秘闻》和《西周饕餮编钟》等，他发愤如前，无不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浇灌心血汗水。陕人名家柳青生前比喻文学创作是“爬坡”，气喘吁吁九死不悔，又比喻创作是“瓜子（傻子）的事业”，极言其苦却万苦不辞。真正的作家写作，从观察到握笔，人不堪其苦，他不改其乐，贤哉，贤也！

人说陕西是小说之乡，或者散文之乡，或者电影之乡，报告文学似不大景气。凭我的印象，“中国潮”征文前后，陕西报告文学创作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由记者走向作家的报告文学作者，有的已跨上全国文坛。尹西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要提醒西农的只有一点：在“中国系列”报告卷的创作中，你舍命陪君子，全身心地投入，成绩显著，但再上一个高度势必需要各方面甚至多学科地大量投入。要提高带“中国”字头的、时兴一时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质量难矣哉，登“月球”、上“人造卫星”岂止拼上血本！

1992年1月25日

## 目 录

法门寺地宫秘闻	( 1 )
秦公一号大墓之谜	( 33 )
西周彝器编钟	( 75 )
黄昏颂	( 103 )
蜀道难	( 116 )
负重旋转的地球	( 134 )
后记	( 150 )

# 法门寺地宫秘闻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损舍折木，地动天阴，西方白虹十二道……太史扈多曰：‘西方圣人灭矣。’此即涅槃之相也。”

《周书异记》

## 0

释迦牟尼圆寂了。

此刻，正是公元前486年的中国古历二月十五日的黎明。作为凡人肉身，他在历经了人世间的坎坷折磨，终以信徒远远超过婆罗门教的绝对优势之后溘然长逝的。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他创立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那学问以他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速度和范围跨时空地延续了下来。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又以他在众多弟子心目中至高至尊的无量功德昭示了异象。佛是不灭的，他是超乎常人的。是的，就在他八十高龄染疾不起之际，他便艰难地将身上的黄袈裟方袍脱下来，颤微微地平铺

在草地上，又费了很大的劲儿，将那只巨大的化缘钵倒扣在袍上。这时，他的目光严肃起来，伸手指示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波，把那根始终伴随他奔走传教的锡杖直竖在钵之上，迎着众徒惊讶不解的目光，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众徒全都虔诚地跪下来，双手合十，为老师的肉体得到再生而默默祝福。那个名叫从毗舍的弟子站起来，高声向众人宣布道：“看到了吧，你们都看明白了吧！我们要建一座窣堵波安葬先生，那窣堵波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用手指了指直竖于钵孟上的锡杖。

这便是被古印度人称为“窣堵波”的佛塔雏型。

香木燃起的熊熊大火在拘尸那迦的草地上飞舞，火光映红了恒河好大一片河面……终于，焚烧释迦牟尼遗体的大火熄灭了。摩诃迦叶波和从毗舍在灰烬中惊讶万分地发现，伴随未烧化的一节手指骨，四颗牙齿和一片头盖骨及数根头发，佛祖珍贵无比的真身遗物中，竟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圆珠状结晶体，有白色的，黑色的，还有红色的，小如珍珠米粒，一个个光亮坚硬。放入掌心细细窥辨，哦，白色的是骨质，黑色者为发质，那红色的则是肉质……摩诃迦叶波等俯首合掌，为佛祖的道行高深而不同凡质所折服，于是将这些奇异的骨烬遗物称之为“舍利”。中国佛家则尊其名曰：“上福田”。

七天之后，从古印度各地赶来的八国王子为释迦牟尼隆重送葬祭祀，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们在各自国都为佛祖的舍利遗骨，建起了窣堵波形状的八级浮图（即佛塔）。将其珍重地收藏于内了。

一百一十九年一晃而过。这时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的孔雀

王朝。刚刚用武力并灭了近邻羯陵伽国的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阿输迦（又名阿育王），兴高彩烈地举行完庆功大典之后，乐极生悲，良心上突然感到一阵突如其来不安，他想起了被他的士兵杀害的几万名羯陵伽国的男人和女人，想起了释迦牟尼那绝不杀生的固执教诲，这时，他默默流泪了。放下屠刀的阿育王，要以推行佛教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于是他毕恭毕敬地来到葬有释迦牟尼遗骨舍利的圣地王舍城，打开窣堵波佛塔，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全部佛骨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分送印度各地及中国、缅甸、尼泊尔、泰国、新加坡、叙利亚、埃及、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国，其中中国得到了十九份。《佛传》中记载了这件大事：“佛灭度后一百一十九年，东天竺国阿育王统阎浮提，收佛灵骨，役使鬼神，一亿人处为起一塔，四海之内，合起八万四千。故此九州之地，并有遗塔，云是阿育王所造。”

阿育王一夜间遣鬼神造八万四千座佛塔的传说，全世界八亿多佛教徒至今笃信不疑。中国宁波阿育王寺塔供奉着释迦牟尼的真身顶骨，当地老百姓都说那雄伟壮观的舍利塔便因之增辉，时常放射出绯红色的光辉。一直珍藏在中国北京西山灵光寺招仙塔内的一颗佛牙，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三年曾两次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恭送，到缅甸首都仰光和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波巡游，供千千万万虔诚的佛门信徒膜拜瞻仰。一九六四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隆重地为佛牙建造了十三级宝塔以供珍藏。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幸地收藏了释迦牟尼的八根头发，竟为之修葺了举世闻名的仰光大金寺。

中国东汉灵帝熹平年（公元172年）凌晨寅时，那枚释

迦牟尼的手指骨历经千山万水，被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蓝的弟子送到了中国，珍藏在京畿之地右扶风郡美阳县法门镇。据说当佛骨舍利一进入扶风地界时，天空中金光四射，仙乐阵阵，钟磬叮咚，异香遍野……一座巍巍宝塔拔地而起。灵帝刘宏闻奏大喜，视为国家吉祥之兆，遂命工匠营造塔下地宫珍藏佛宝，于是法门寺“因塔置寺，寺因塔著”，从此演出了中国佛教史上一幕幕悲喜剧。

1

法门寺大大出名了。

“如来开法门，闻者得笃信。”按佛典《增一阿含经》解释：法门者，佛家修行者所入之门也。

全世界就这一个法门寺，荣幸得很，就坐落在中国陕西。人们对它刮目相看，不仅因其珍藏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而身价倍增，历来被敬为皇家寺院而成为仅次于白马寺的“关中塔庙之祖”，而且，在近代人的心目中，还因为那出大大有名的京剧《法门寺》而令人神往。

是啊，谁不喜欢那个天真无邪的拾玉镯的小姑娘孙玉姣呢？谁不佩服那个敢于冒死告御状的火辣辣的宋巧姣呢？毛泽东在延安看了头一场秦腔《拾玉镯》便啧啧称赞说：“宋巧姣这个女娃娃很不简单，有反抗精神！”他老人家以后又看了多遍，直到进了北京，在怀仁堂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记起了这个故事。那天下午，他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用那口凝重的湖南腔响亮地说：“要反对迷信，打倒奴才思想！《法门寺》里那个贾桂，就是奴才性格，站惯了，

4

不敢坐嘛！”

如今法门寺大佛殿前那个木栅栏围的青石，没有一个游人不在此伸颈细究——那条青石上果真有两个小小的洼坑儿，据说便是那奇女子当年跪诉冤情时留下的膝印。

我第一次去法门寺的时候，正赶上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发掘地宫文物的紧张关口，要采访很困难。于是我一头扎进佛堂，同寺主持澄观法师交上了朋友。一连几个夜晚，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手捻佛珠，盘膝坐在木榻上，向我缓缓道出了古刹的千年沧桑。

原来法门寺自东汉灵帝熹平年喜获释迦牟尼真身指骨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到宋朝，都因被封为皇家寺院而严禁老百姓出入。这座御寺至唐时占地千亩，有寺院24所，僧众5千；到了宋代，法门寺鼎盛空前，宋徽宗赵佶曾亲手写了“皇帝佛国”的大匾，至今高悬在寺内大佛殿，寺内僧人增至万人，土地达600余顷。可怜因唐武宗、周世宗两度灭佛和连年战乱，法门寺自明、清至民国逐年衰败，解放前夕仅占地12亩，残留佛殿两幢，钟鼓楼形影相吊，僧人竟跑得一个也没有了。

“一九五三年秋上，良卿法师来了。”澄观法师用他那口纯正的辽阳话缓缓而谈，“良卿是河南偃师人，抗战初期就出家了。早先在洛阳白马寺当家，又出任长安南五台主持。解放后，党和政府重修法门寺，省佛教协会召集各寺院主持商量看谁去主持法门寺这个烂摊子，我们良卿法师第一个报了名。

“自良卿法师来到法门寺以后，这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了，国家整修了佛殿，修起了围墙，正常的法事活动慢慢搞

了起来，每年来这里云游的各地僧师很多，都说新社会好，法门寺有佛祖灵骨庇佑，大灾大难都能躲得过去呢！”

澄观法师说着叹息了一声：“《法华经》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无量寿经》说，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人讲‘不二法门’啊，法门寺本是入佛的门径之庭，可惜乱世之年，法王遭劫，有人闯入法门寺，逼得我弃家出走，躲到了永寿；良卿法师把自己烧死了，就在隔壁的厢房里！”

我一时语塞，心情骤然沉重起来。澄观法师的有些话我还听不大懂，许是禅语玄妙，盖有所指，但我悟出了他的意思，再深问，他闭目合十，竟一句也不肯说了。

步出禅房，我信步走到了中院。此刻，清柔的月色笼罩了整个庭院，婆娑树影的上空露出了法门寺钟楼的檐角，夜风徐来，那檐角上垂吊的铃儿“叮叮当当”地奏响了，在这万籁俱寂的初夏之夜显得格外悦耳动听，令人不禁心驰神往。哦，多美的法门寺之夜啊！一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迎送佛骨的神圣活动，帷幕莫非就是从这里拉开的？

## 2

佛骨的威力似乎真的神奇而又神秘。

犹如穆斯林朝拜圣地麦加的黑石，基督教徒崇敬耶稣受难时的十字架，对释迦牟尼这节不同凡质的手指骨，中国皇帝和中国老百姓的认识竟完全一致。

是的，怀着各自不同的强烈愿望，人们都把佛骨看作是佛祖本人而顶礼膜拜，可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一次

又一次的国际盛会般的迎送佛骨活动，使熙熙攘攘的法门寺享尽了皇恩殊荣。

查阅典籍，自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就开始了每三十年迎取一次佛骨的活动，人人都对开启塔门，供养佛骨将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深信不疑。唐代七个君王将这种活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花样一次又一次翻新，以致为后世留下了意义深远而又褒贬不一的评价。

下面这些记载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岐州刺史上书唐太宗李世民云：“法门寺塔舍利30年开启一次，开则岁岁丰收，政通人和”，奏请开启。唐太宗当即批准，第一次在中国李唐王朝打开了地宫，迎出了释迦牟尼指骨舍利。“既出舍利，通观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邑内外，崩腾同观”。首都长安为之沸腾了，唐太宗高兴地宣布天下大赦。

30年刚过，太宗之子高宗李治立即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迫不及待地将佛指舍利从地宫请出，迎至长安大明宫和洛阳明堂虔心供奉，每天由高僧陪同，各文武官员、达官显贵轮番敬香赠礼，直到4年之后，才毕恭毕敬地送还法门寺。李治的妻子、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认为“朕即如来”（严格地说，俗称释迦牟尼为如来佛是不准确的。因为如来和佛同是一切佛的通称，并不能说明是某佛。比如称人为先生阁下并不能说明是某人一样——此据中国佛教协会周叔伽先生释义，作者注），她把后梁僧人昙无谶译的《大云经》中“女主威伏天下”当成了真的，登基后特意派遣凤阁侍郎崔玄辉和洛阳大重福寺主持法方丈法藏法师带领十名

高僧，盘膝在法门寺塔下念诵经文七天七夜。尽管距高宗迎送佛骨之日还远远不够三十年，可武则天已经等不及了，她提前于天授三年启塔迎请佛指舍利。据《杜阳杂编》、《新唐书》记载，当佛骨途经今陕西武功、西安、渭南、潼关直到河南洛阳明堂，沿途庆贺的帐篷、幢幡宝盖源源不断，为此武则天高兴地捐绢1000匹，赐赠自己御用龙凤绣裙一腰，并精心为佛指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这次供请的佛指舍利在洛阳足足停留了两年，史载当时迎送佛指的僧官达万人之多。

第四次出场的是唐肃宗李亨，他于至德二年将佛骨迎至长安大明堂，在宫内设道场，命满朝文武臣僚一一膜拜。上元元年春天，李亨又命高僧法登、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等将供养佛指舍利的大批金玉佛像、金银用具、宝石念珠等送还法门寺。唐肃宗心满意足地让史官将这次盛举记载于册，并昭书天下，以示庆贺。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主持编纂的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大型文献，其第16卷第7520页简要记载了第五次迎送佛骨的过程：

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作者注）春，  
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  
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  
葬故处。

唐宪宗李纯，更是个“崇佛亦甚”的皇帝，当功德使向他上奏：法门寺佛塔地宫“开则岁丰人泰”时，李纯当即“大悦，准奏”。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宪宗派中使杜英奇带着高僧仪仗，驱车二百里，浩浩荡荡地来到法

门寺迎取佛骨，与此同时，从法门寺到首都长安的古道上，搭满了彩楼，幡旗飘飘，钹乐震天，人们受到皇帝崇佛礼佛的情绪感染，争相等待在路旁，无不以目睹佛骨为最大幸事。据说，当佛指舍利被皇室仪仗队抬进长安京城时，有人跟在后面跪着磕头，一步一叩，额上的鲜血在泥路和砖面上留下了斑斑血渍；有人点燃了自己的手指，割下了珍贵的头发向佛表示虔诚，还有甚者，竟砍下一支胳膊，献于佛骨之前……据史载，元和十四年正月，当佛指舍利来到大明宫光顺门前时，宪宗亲自恭候在门口迎接，此后在宫内三天三夜的供奉中，宪宗和文武大臣轮番跪拜，日夜守护。盛行律诗的唐代，连皇帝也为之以诗言志了：“眼睹数层金光润，手擎一片玉光寒。炼经百劫精神透，藏之千载瑛彩完。”上敬下尤，史载当时“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者……”

这已经够骇人了！可事情还没有完——懿宗李漼还在后面焦急地等着呢。

经过整整两年的精心准备，唐朝历史上第七次，也是规模最盛大的一次迎送佛骨的日子到了。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春天，唐懿宗下诏派中使太监去法门寺迎接佛指舍利，随行的还有左右街僧录清闡、首座僧徵、大教三藏遍觉法师智慧轮和国外高僧天竺沙门僧伽提和等人。诏书刚下罢，懿宗万万没有料到，满朝文武几乎全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大胆地劝谏说：宪宗皇帝为什么华年早逝，不幸驾崩？还不是因为搞了场迎佛骨的活动，累得他老人家身竭力衰，我劝皇上您再也不要为之伤了龙体，弄得朝野不安了！懿宗却恨恨地说：“朕得见之，死亦无恨！”持异议的韩愈为此

被一下子撵到了远远的广东潮州，差点儿送掉了性命！你看他的决心下到什么样的地步！

于是这幕戏剧又轰轰烈烈地开演了——

咸通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唐懿宗李漼令工匠大造浮图宝塔、宝帐香辇、幡花幢盖，在上面缀满了金银玉器，到处插着珍珠翡翠，铺着锦绣绫罗，然后派迎取佛指舍利的大队人马直奔法门寺。一路上马蹄得得，彩旗飘飘，从长安到法门寺的二百多里大道上，传书报信的禁卫御骑日夜不断，向皇帝飞报佛指所经何处，迎送规模如何壮观等消息。四月一日，佛指还没进京城，前面便浩浩荡荡地拥进了羽林军仪仗队，官方和民间的各种乐器奏响了，唢呐声声，鼓钹震天，沸天浊地，争相围睹的群众队伍排了几十里长，其隆重华丽的场面，远远超过了去昭陵乾陵祭祀先祖先帝的场面，连人们记忆犹新的规模极为隆重的元和年间迎送佛骨的情景也与之无法相比。佛指舍利被盛在水晶宝匣里，由中使太监和护国高僧左右奉伺着，用车马队载着驶过闹市区。有钱人五步一楼，十步一棚地搭起了高大的彩楼和金棚，从开元门到安福门，幡台高筑，彩棚夹道，念佛的声音惊天动地！更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各地的僧人，成千上万地结伴叩行，袈裟上沾满灰尘，脊背上浸出汗渍，大街上如同滚动着一条壮观的彩河，到处镏金溢彩，遍地灯烛辉煌，和尚们的光头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挤上去的人幸福地欢笑，挤不上去的人悲哀地痛哭；为佛骨而不惜断肢砍臂的人越来越多，有数千人一时成了终身残废；还有不少人当即触地而丧生，还以为自己进了极乐佛国。贞节坊有对虔诚的老夫妇，为了敬佛，竟愚昧地给自己一对儿女口中强行灌入水银活活毒死，以献给